

第十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烟 雾

冀晓宇

(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4 级)

车窗外一排排柏树整齐划一，连着路旁泥土急速向后倒退。趴在窗框，望着外面的世界，当穿过村口的石碑坊时，就知道，一别几年的我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

像往常一样，在这一天的上午，每家每户都要给各家已逝的亲人去上坟，祭拜那些在世没有享受到福分的老人们，也算是尽孝吧。因此，当汽车驶上村子的街上时，一种有别于自然之感的寂静就袭向我们。不过，在夏日阳光的笼罩下，村子里的各色人物也都活泛了起来：长期圈养在棚子里的牛、驴等都陆续跟着主人上街溜达了；看见街上的各种粪便，人们反倒不再骂街，换上了一副喜庆的脸色；空气中惨杂着的琐碎物也加入到这“合唱”的队伍中，时不时得会攀附在人们的衣裙上……这样使我们之前的感觉冲淡了许多。可片刻之后，村子四面渐渐弥漫开了从各家烟窗中跑出来的雾气，它们炙热、缠绵、滞留，同时有着秋日清晨般浓郁的冷骨。这时的村子，一加联想，想必就能称它为“坟场”。

说起我们的村子，大家都称“泊里村”。对于这个名字，人们因一代代的相传而惯叫，甚至不经意的记在心里并伴随多年。而被问及为什么的时候，大家伙的嘴角都会同一出上扬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有都有了嘛，管它做甚！”稍后，人们各干各自的事情，一丝停顿都没有。其实，我也直到十岁的时候才有了一丝认识。

之前我们和爷爷奶奶、大爷一家子住在一个院子，其中剩下的几件空房，留着给其余儿子当婚房使用，而那么多的房子都是爷爷年轻时一手操持着盖成。当时考虑家里的情况，思忖再三，有着四个儿子的爷爷在村子散地时“得到”了村子的北坡地。正因如此，地处偏僻，周围没有相邻玩伴的我那时总是待在家中，然而哥哥和大爷家的孩子们也都上学了，独剩我一人跟自己玩耍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在想：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呢？庆幸的是，看到没人陪我，

爷爷每每就会拄着拐杖走到门框边，招手示意我去搀扶，并随他去村子中心溜达。有时也会让我跑腿去供销社买红河牌烟，一旦有这个机会，我都会趁机在街上溜达一阵子，学着电视中的人们那样去压街。爷爷的烟瘾在我们家是出了名得大，一般不到两天就能独自抽完20根，屋中几乎总会有浮在屋顶盘旋不走的香烟雾气，不到几年光景熏得墙面添上了一层厚厚的黑黄色。不知由于何种原因，那个年纪的我还蛮喜欢闻到从大人们嘴里吐出来的烟味，特别是爷爷身上多年形成的烟草味，觉得很是有一番味道。不过，大家往往品尝到一勺蜜的甜味，之后如愿得到了那个罐子，却放在架子上搁置起来。

有一次，我和爷爷从外面往回走，经过坡底时，看见一些村民坐在离家门不远的石头上唠嗑，而不远处的空地上，他们各家的小孩则蹲在地上玩泥沙，不时会传来家长的叮嘱：“不要再玩泥巴啦！刚给你换上了新衣服，真不让人省心！”短短几秒，没有任何地表示，我随爷爷继续往前走，但我内心其实是停留在那里的。不过，最使我纳闷的是：他们见了我和爷爷，咋不发声招呼呢？当时的我还太小，一直以为是他们没看见的缘故。在那之后，爷爷因中风行动越来越不方便，与我之前一般终日窝在炕上，我也就很少有机会到外面逛去，也很难和爷爷见面说话。直到那一天，我才第一次认认真真端详起他的样子：脸庞已不再是之前的那般圆润，残留着一张到处起褶的苍白脸皮，身子也因无人照料遍布痔疮，从中散发着一股腐臭味，就如一具骷髅躺在炕上。那次，不消片刻的温存，只剩我一人站在炕沿边。不想就这么下去，我正打算踏出门槛时，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，于是立马转过身子问道：“那时为什么一定要在土坡处盖房？”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怎样，房间沉默着，并夹杂着浓重的喘息声。等待几秒后，欲要离开的我看到了在爷爷弥留之际从眼角流出的眼泪，断断续续地流出，却显得弥足珍贵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见到了儿时般的我。

过了几年，我到了上学的年纪。但不知为何即使上幼儿园，也没有同龄人肯于我玩耍，我只能在旁边看着她们跳皮筋，踢毽子。每次课间休息操场上举行的“宴席”，唯独我不被邀请。就连家长们接送自家孩子时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好像也在告诫着要与我保持距离。意识到这些，况且一想起儿时的自己，我内心已无力再忍受那种漠视，不甘心受到那种非人对待。因此，十岁时的我正慢慢刻意接近她们。为了一开始要引起注意，我颇下了些功夫——连续几天在人群中放学跟踪和课间偷听，听到无数嘀咕声音和见惯慌张前行的背影，终于知晓了她们当中的“核心人物”以及第二次等人物（虽在人

前不起眼，背后一张口则掌握着多个人的来去)。打听完之后，我就着手实施计划：一面我按她们的喜好，用自家塑料袋和废弃车轮带制成毽子和皮筋，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们贡献给二等人物；另一面，当“核心人物”被老师叫起回答问题或背诵课文时，我则向她提供小抄或在她面前竖起课本。就这样不温不火的存在状态，当满打满算过了43天后，我最终等到了那一声宣布的来临。如今回到村子，仍能瞅见远处街上好几十人结伴而玩的盛况，见到此景的我努力回想，可脑海中只剩下几处模糊人影。

起初是最为艰辛的，然后来的我经过慢慢得往上爬，成为其中二等人物的一员时，那种接受别人讨好和瞻仰目光的随心所欲，我是抗拒不了这么大的诱惑！随着关系的熟稔，周末期间我和她们也会待在一起。而就在一次无意的玩耍时，我明白了村名为何会是“泊里”。

正值夏天午休时分，我趁着父母睡着的时候，偷偷推着自行车从坡后溜出家门，因为我和她们商量好了要一同前去村子东北方的一处名叫“柳林沟”的地方。之前，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，即使离我家北坡不过二三里的路程。因她们有到过那个山沟，在前面引路，而在后面的我则完全被它的那种不同于村子般的一番气象所吸引，或许只是一种自然之感吧！沟子入口还很平坦，道路两旁尽是片片浓密油绿的松柏树，里面还夹杂着许多低矮的山茱萸和火棘树，一眼望去，一幅浑然天成的油彩画就展示在眼前。如果细加察看，会发现入口左旁有一所被树木所挡住的办公院子，它是用来盘查来往人们，防止村民偷采树木。可惜的是，因太冷清，没人愿意到这个山沟处办公，所以往往看见的只是一片萧索的上着锁的锈迹斑斑的大门。继续骑行往深处去，在夏光的炙烤之中，连同着热风席卷而来的缕缕树脂香，我们出了松柏树的包围。之后，我们一行人开始在柏油马路上畅通无阻地“飚车”，没有受到丝毫打扰，一个个张开双手，贪婪的将蓝天，夏风和那两旁飘动的柳树枝条拥入怀中，尽情忘我的呐喊着，似心中有着无穷的压抑亟待发泄。跟随着马路的延伸，两旁的青山陡然加高，也源源不断地传来远方的回声。一路相伴，我们竟无意中在山脚下的草丛中发现了一股小溪，那么的孱弱和清冽，却连续滋养着周围的生物，最终没入下方的青草丛。有了这个收获，我们激昂满满地脚下用力一蹬，沿着小溪上方骑去。尤其是我，不单单如此，内心还止不住的困惑：村子中真的还流着溪水吗，为什么没听村民谈起过啊！现在细细回想，那次玩行或许早就冥冥之中注定了无疾而终。由于上方地势低洼，小溪随之聚拢在一起，加上前几天刚降的雨水，形成好几处级深的水

塘，其中的一处正好淹没过前方我们骑行的马路中间，使我们只得停留在这边欣赏四周景色。把自行车随意停靠在树旁，我就站在了溪边的一块石头上。果真视野变得开阔，眼中的画面也换了另一种色调。远处的几池水塘紧挨着彼此，溪水平稳稳地流淌着，丝毫不打乱水面的光滑，只消袭来的山风一吹，似是一幅在山间随风飘动的空白画卷，大加挥洒，这周围的一切都跃然于上。这一刻，除却一切嘈杂，我内心深处不断涌现出兴奋之感，发觉身体有着一股燥热和冲动，方溪水的凉意才可免除。大脑中的意识慢慢形成，可我的身体不知为何又冷颤起来，就像寒冬腊月日子般的酷寒，禁不起这样，我只有蹲下身子蜷缩起来，不使被别人瞧见。一经我即刻蹲在石头上捂住全身时，那种神秘的东西戛然消失，只留下一张苍白的脸色隐藏在众人之间，窥探不得。

在那之后，由于种种，那次成为了我的最后一次。这几年，不知如何诉说的我，遗憾和痛恨也随年积存在心中，无法排遣。因此，一向不喜欢大人们酒桌上的谈话的我，这次则默默地搬过小凳子坐在他们身后，将要从他们口中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全貌。我们其实也是那一拨人其中的一个。前几十年，我们和其他几位叔叔都相继分开，离村进城居住。忙着各种生计的人们总是疲于应付五花八门的节日，任何都不例外，像今天这么齐全的围在一张桌子上喝酒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这是分散开后的第一次，想必这次饭桌肯定会迸发出各种话语。内心这样想的我，现实中入耳的却只是平平淡淡的闲聊，各自端起酒杯互相问问境况，表达问候，可当拿走面上的一切虚伪东西时，空气中剩下的也仅是沉默，脸上的尴尬与内里的淡漠。我也受其蛊染，一股憋闷重重压在我心头。实在受不了的我，起身大步迈出房门，独自在院中溜达。看着院中的摆设，还是一切如故，只是多了点如人般高的杂草。透过玻璃一望，房屋中的东西也是照旧一样，不同的却是落上了厚厚的灰尘。那么，那山间的小溪也该如此的吧！等我再次进到屋中时，他们已经喝光了所买的酒水，只是桌上的饭菜和筷子却没人动过。“真是见到猫尿，就不一样啦”，正想着出神，我就被母亲一把推着出屋上山了。

坟墓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，就在土坡背后的一座山上，不算太高却很陡，一成不变地呈阶梯状向上增长。不过，这里的土层比较厚实，这样也致使山中各色树木和灌木丛扎堆向地下盘绕固定，多年来无忧地生长成浓密的样子，到处可见不同枝条缠绕着隐去了上山的道路。可能是由于此路仅此一次出现在山上，后人也都没有在走过这条路。总之，这趟祭奠之路不是很顺

利，再经过大人们艰难地在前边用树条开路之后，我们也最终在巳时到达了墓地。

一晃十几年而过，再次来拜访爷爷的墓地，不光是我，其他人也同样如此，只是究竟又会有谁会觉察到这点呢？选在半山腰的坟墓后背有着山体的遮挡，前方不远处的溪水连续反攻弯曲向前流去，四周又有着小山峰的环绕；近处可观，土丘后面乘着一棵旁逸斜出的松柏树杈，左前方矗立着一棵过时的迎春树。望着这些，我面朝墓碑内心颤颤发问：爷爷，您精心精力地布置这些，可觉得还好？墓碑是在我高一时期才建在这里，短短几年过去，一切都不如从前那般的完美和赏心悦目，惟有碑上金光闪闪的刻字与之相依。这时的大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祭奠，除去杂草，摆上祭物，女人们趴在土坟上哭嚎，男人们拾集可用的树枝以便使用成柴火，而我默默站在一边，静看着这墓地自成的世界。虽说这几年村子渐渐有了一些起色，可终究抵不过复燃之势。没等一会儿，大人们在垒起的两层石头围城的圈子中直接点燃了柴火，由于经年洒落在阴暗的树下，原本跃跃欲试的火苗反而散发出浓浓呛鼻的白色烟雾，无法补救的人们纷纷逃窜到几米外，在放任中等待。几秒钟的功夫，濛濛雾气任意飘荡，无形无状却又填塞地满满当当，使得这里的所有事物都出奇地融入一体，做不到用肉眼去辨别。此时若恰有村民路过这儿，怕是以为误入了哪里的歧路而一路咋咋呼呼地溜下山去。恍惚了一会儿，不知怎的，在我心底积压着一直存放于蜜罐之中的那丝丝麻意竟随之四处流动，身体止不住地打颤，就如当初在溪水边上一样。可我再也没有力气支撑下去，用仅余的双手探到身后的迎春树身来依靠着。

爷爷，难道每一个人都是注定就只能以脸面活在世上，那么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该怎样保存呢！就拿我来说，涓涓回绕的溪水在我眼前温和绵软地流向远方，不时泛起旖旎的水纹，可差点就错失与它的相遇。也对，原本就不该有任何期待，缺失的一大块无论如何是填补不回来的。但我总是要说点什么才好。爷爷，还记得您那场葬礼吗？我不是有意整整五天脸上都布满笑意，只不过下意识得就成为了各种主宰。棺材的材质和摆放是照着死前的叮嘱，灵堂的布置还算有心，供桌供奉的东西满满占了一大桌子，纸活做的也像样。看到这些，还有特地从邻县请来有名气的吹拉弹唱俱通的“大家”，办得有声有色。奇怪的是，放在正中间的您的照片还是一如既往的黑白分明。您一定是在怨恨我吧，肯定是这样的，而我真的打心眼里喜欢这种排场。不管之前，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很好吗，村子里的一大半人们来热情帮忙的热闹声，中午

时分更甚。点燃的大炮在空中炸裂，小甩炮在地上欢快地应和着，就连火苗烧得正旺的灶台也来凑这热闹，生生地从锅盖四围催发出热乎乎的带有饭香的烟雾气，使得整场葬礼云雾缭绕，大家身在其中更觉温暖和轻快。爷爷，或许您……没有以后了，一撮火苗毫无预兆蹭地从烟雾中跳跃出来，等消散得差不多了的时候，大人们三三两两得聚拢在石头圈旁边，把各家带来的祭祀食物扔到火中，有的还将纸钱，金银库等纸活也抛在其中，可惜只一下子就化为了灰烬，哪还有给人享用的时间。一切都快烧完时，他们则扒拉开火柴，用树下的腐叶土填充使火熄灭，并把石头圈留了下来。

下山总是因着坡度而变得很容易，我也照常走在队伍的后面。正值太阳光毒辣，一股脑得向世人宣示着自身的神圣性和普世性，强烈得都不能睁开眼睛，可周围的生物们尽力舒展身子，齐排排得等待着阳光的恩泽。心里不禁发问：这哪里是施惠于人？途中路经过几座坟地，有的和我们情况类似，只余下烧焦的食物和被掩埋的火种，有的人家则还在进行中。走在半山腰上，猛地发觉山中各处都有雾气在游动，浮动着的轻纱在慢慢包裹着万物，阻隔了太阳光线，人也看得不太真切。无论怎样，就让这里的烟雾耽搁一天的日子吧！